



琴台客聚 潘國森

### 英國是「Failed State」

前一陣子，有人以「Failed State」來形容香港，語帶雙關之至！英文字「State」有多重意義，可以解作「國家」，尤指「國家機器」。此間有些年輕人被「反中亂港」政治勢力洗了腦，妄想香港可以獨立於中國之外而成為一個主權國，於是用「Failed State」（失敗國家）來形容香港特區。「State」又可以解作「狀態」。按照「港獨」暴徒的想法，香港特區在過去十年之間經歷連番「顏色革命」的衝擊，經濟、治安和發展亦確實一度處於近似「失敗狀態」。

俗語說得好：「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英國歷屆政府都死心不息要干預香港事務，彼邦的宣傳機器惡意中傷香港「Failed」。好了，現實擺在眼前卻是英國已確認為「Failed State」！英國的國家機器失效，而國家的日常經濟活動亦陷入失敗狀態。香港人卻戰勝了連場「顏色革命」，日常生活已陸續回復正常。

筆者生於二十世紀，是「二十世紀的小孩」，1984年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已經懂事。然後是回歸祖國前13年的「過渡期」和回歸到今天的25周年紀念，共38年整都是躬逢其會，見證英國和香港的變化。千禧年（或應該2001年才算）以後出生的香港小孩則是「廿一世紀的小孩」。生於1997年以後的香港小孩，怎會知道此前香港被迫受到英國的管治

時期，社會是個什麼的「State」？由這個年齡層的所謂「學運領袖」來對香港回歸前後的變化指指點點、說三道四，還能有什麼內涵可言？無非是當背後操控他們那老一兩代政棍的「代言人」、「傳聲筒」而已。

因為潘老頭在1984年已經是個懂點事的成年人，當然記得那個時候為英國人辦事的「香港精英」、「高等華人」是怎樣謳歌特區。「State」又可以解作「狀態」。於是問題來了！如果香港由1841年至1984年這百多年間的所有成就都要歸功於英國「海盜」的佔領，那麼因何到了香港回歸25周年的今天，英國的政治、經濟和民生卻是沒有停過的「舊年又勝過今年」？

香港在1997年前的繁榮安定，除了英式政經制度之外，少不了天時、地利、人和的幫助！如果全靠英國人管治就成功，英國人親自當家作主的英國，又為什麼會每況愈下呢？香港回歸中國，對英國有些什麼影響？1997年前後出生的「香港學運領袖」可能從來未聽過英國形容香港是一隻「會下金蛋的鵝」（Goose that lays golden eggs）吧！這些「屁孩」也沒有經歷過當年港英政府用高昂代價從英國購買用廢用的「二手貨」吧？英國那個「西敏模式」（Westminster model）的政制，在現任首相的領導和催殘之下醜態百出，已經確認為「Failed State」了！被洗腦的香港「屁孩」何時可以回頭是岸？



翠袖乾坤 余似心

### 繪畫臨照片？

參觀一些小型畫展，不難發覺當中總有些作品是臨摹照片的，這很容易分辨出來，取材自真實場景或人物的，不可能出現那些千鈞一髮的場景或稍縱即逝的動作。對於繪畫的參考資料，畫壇各有不同意見，有些人認為不應臨摹照片，有些人認為無傷大雅，各有道理。

學畫的臨摹階段，就像我們學習書法，由臨帖開始，從學寫「上大人」至「永」字，熟練了各種用筆便能發揮所長，建立出自己的風格。當然繪畫較複雜，要兼顧構圖、用色、比例等等。而臨畫是個必經階段，從名師的畫中，我們體會到他們用色的巧妙、風格的獨到等。我當年到意大利學畫，老師就常帶我到美術館去臨畫，令我深深體會「事非經過不知難」，看似平平無奇的細節中，往往就成為一幅名畫的靈魂。臨摹，就像深入畫家的心靈進行探索。

臨畫跟臨照片不同，臨畫最好是看着真跡來畫，因為這才看到

真實的色彩。而照片的問題是色彩的分析度不足。一個實景，色彩受到光線影響，層次感強，比如香港夜景，燈光璀璨，十分好看。但你試試在山頂或海邊面對真實夜景之時，拍一張照片，比對實景，你會發覺照相機解像度無論有多高，始終和我們的眼睛分析度的能力有一定的差距，尤其是面對陽光和燈光的變化、色階的層次，相機更易被比下去。

我的一位名畫家老師，他最反對繪畫照片，鼓勵學生實景寫生，除了上述原因外，還認為臨照片欠了創意，且是別人的作品，畫出來的沒了藝術味道，他常說：「我們用相機按動一下便拍了照片，為何花費龐大心力和時間去畫得跟相片一模一樣？況且，一定不會好過照片。」

也有畫家認為，現代科技可以幫助我們節省時間和更舒服地創作，旅行時自己拍下的照片就是個人的作品，舒適地在家參考照片去發揮畫技，從照片內容中取捨，也可以創作出出色的畫作！



網人網事 理美美

### 沙子憂喜錄

最近，芬蘭西部一個叫坎貝爾鎮的小角落裏傳出一則消息。這裏有一家小發電廠，成功研發並安裝了全球首款「沙子電池」——在「能源短缺」的時代，這個消息不能不說確實有點優秀。

據該發電廠某負責人說：「它真的很簡單……」事實也的確如此：這個設備的主要結構就是在一個筒倉裏裝上約100噸建築用沙，然後充入來自太陽能或風能的低成本熱量。這些沙子是儲存熱量的有效介質，而且在長期儲存過程中的損耗很小。聰明的當地研發者用低成本電力通過電阻加熱使沙子溫度達到了500攝氏度，之後就會產生熱空氣；熱空氣通過熱交換器在沙子中循環，就會形成「沙子電池」，且能有效保持沙子熱量長達數月。

僅就這一點而言，它比太陽能電池板和風力渦輪機等新的再生能源更可取。因為在沒有陽光、沒有風的時候，這些新能源自然不能保證電燈不熄滅，但沙子電池則能——無論有無陽光或風，它都能照常工作。另外當能源價格上漲時，它也依然如舊釋放熱空氣。這些多餘的氣體可以燒熱水，然後被運到住宅、辦公室甚至暖水泳池裏去。這對於芬蘭、尤其是冬天的芬蘭來說，是多麼幸福而重要。

但是，目前看來，「沙子電池」仍有諸多技術需要突破，只有再上層樓才能起到真正改變人類生活的真正作用。最首當其衝的一個，除了供暖，沙子怎樣供電？最新消息是，包括美國國家可再生能源實驗所在內的一些機構已積極將沙子列為大有希望的綠色能源之一，甚至因其「熱量儲存更長時間」的主要特性，視其為全球工業面對的一個巨大機遇。

然而，硬幣總有兩面。「沙子電池」雖讓人歡喜，但有個問題：沙子的最主要原料——建築用沙——正陷入危機。

來自荷蘭萊頓大學的一項研究結果表明，全球建築用沙年需求量將從2020年的32億噸飆升至2060年的46億噸，而且「這正在造成嚴重的環境和社會後果」。英國《新科學家》周刊網站最近報道說：「我們要沒沙子用了。」據相關研究人員稱，人類對沙子的需求可能在40年內飆升約45%。而由於製造混凝土、玻璃和其他重要建築材料的建築用沙的需求不斷增長，現在已出現大量「沙海盜」——最嚴重的印尼，數十座島嶼已經因無節制的採沙而慢慢消失。

亦喜亦憂，地球資源是有限的，而人類面臨的生存環境愈來愈複雜，均有均衡地保護與發展，才是真正的聰明之道。



人生感閱處 童心

### 挎提籃的小女孩

大概6年前，我曾在西環小住。破舊的唐樓，侷促的街道，香港大學、英皇書院、聖保羅書院等名校挨擠地靜默着，似與不時叮叮而過的電車唱和，錯落有致地構成了西環的日常。每到周末，我會去小塘咀街市買菜，一個挎着提籃的小女孩，讓我看到了一份生動、一份別致。

小女孩大概十二三歲，我常會在蔬菜檔遇見她。起初，我以為她是跟着家人來的。與同齡人相比，她瘦瘦的，以至於我有些擔心她不會過於柔弱，特別是她挎在胳膊上的竹籃子，明晃晃的。我之所以記住了她，是因為她付錢時的表情：小心翼翼地從銀包裏摸出硬幣來，一個一個地數。那銀包磨得很久了，邊緣露出了線頭，但銀包上面的米老鼠圖案依然清晰。幾根青瓜，幾把蒜薹，再加上幾個薯仔，不一會兒就裝滿了。每到這時，她的臉上總會露出一絲純淨的微笑。但也只有那麼短短的一瞬間，轉瞬即逝，稍不留神，就錯過了。

日子久了，我發現她是一個人來的。菜檔的商販似乎對她都很關照，

時不時會多給幾棵菜，或是少算一兩元錢。小女孩的眼神裏滿是感激，清澈、明亮，像一汪清泉。馬尾辮一看就知道是精心地打理過，一絲不苟。

我在與一位攤主攀談時得知，小女孩就住在附近的唐樓裏，和外祖

母一起生活。她讀小學三年級時，一家人出遊時遭遇車禍，驚魂未定的她眼睜睜看着父母離世。她開始和外祖母相依為命。最開始的幾年，外祖母身體尚且靈便，每到周末就會帶着她到街市買菜。祖孫二人幾乎沒有收入來源，生活的困頓可想而知，「但她們一老一小，衣服從來都是乾乾淨淨，頭髮梳理得整整齊齊。」攤主說這話時，帶着一份隱隱的欽佩。

「後來呢？」我連忙追問。「老人家半身不遂，出不了門。小姑娘就一個人來買菜。天氣好的時候，也會看見她推着輪椅，帶老人家曬太陽。她那麼瘦，真不知道她是怎麼做到的。」攤主說完輕嘆了一口氣。

望着小女孩遠去的背影很快消失在街道的人流中，我的心像是被什麼扎了一下。我手中的提籃裏，裝滿的不僅僅是蔬菜，分明是生活的希望啊。她那馬尾辮伴着腳步一下一下地翹動起來，那麼有力、那麼倔強。她在困苦的生活中，過早地成熟起來，但她懂得知足，懂得感恩，像是把遭過的所有不幸都輕輕地放進了人生的提籃裏。

前些天，我到西環辦事，路過小塘咀街市，鬼使神差地轉了一下。在一個魚檔前，我看見了正在宰魚的她。那隻竹籃裏裝了不少散紙，專用來找零吧。我沒有問她過得怎樣，但我衷心祝福這個曾經挎着提籃的小女孩日子會愈來愈好。



心窗常開 潘明珠

### 妙筆童話 香港故事

歌德在《格言和感想集》中曾說：「歷史給我們的最好的東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熱情。」今年正值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如何讓香港成長的孩子，對這顆東方明珠的今昔歷史加深認識？激起家國熱情呢？

呼應香港書展今年度主題「憶·寫香港故事」，潘金英和我策劃舉辦了「香港今昔故事：溫情人間——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創作大賽」，這計劃有幸獲得勵進教育中心的贊助，認同此比賽的意義。活動邀約香港中小學生自行閱讀搜材，參加徵文；青少年可觀賞書展的香港「築跡」繪圖等抽取籤數，或可選取香港地標如大會堂、灣仔會展、獅子山、新港鐵及高鐵站、大館等，或特色事物如涼茶、戲棚、舞火龍、漁船及高腳屋等，通過擬人化童話，以故事捕捉這城市今昔變遷、歷史地貌，家國情懷、民生溫情，社區活力，反映或記錄這城市有精彩的生活面；呈現其變化和成就，讓更多讀者樂於從這些今昔故事中，加深認識香港，達至徵文相互交流之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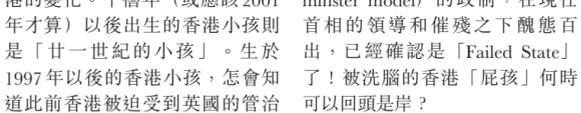
我在讀書會呼籲學生們踴躍參加，還展示了一些香港特色景物圖片和視頻給學生看，以刺激靈感。我講述何紫故事《尖沙咀海旁的聚會》，提及尖沙咀海旁的大鐘樓伯伯，介紹香港美麗的夜景時，訴說這海港滄海變桑田的經歷，還引來附近的太空館等建築物朋友的熱烈討論！但當我問：誰曾到過尖沙咀鐘樓？竟然無人去過。那麼誰去過海洋公園？只有3人舉手。有學生說：「老師，疫情影響我們沒機會旅遊啊！」孩子們面有難色，似乎對香港不少地方都認識較淺，感到寫這樣一個融入香港事物的童話有點困難。

我遂即場給學生們示範怎樣取材寫童話，我把曾登過鳳凰山，也近距離看過獅子山的趣事告訴孩子們，當我呼吸着山上的氣息時，我問，這山與我有什麼關聯？我想跟它說什麼？後來我就寫了《群山奏鳴曲》的故事了，孩子們聽着，眼眸裏都閃光了。

除了香港景色，還可選些特色物件來寫。學生們曾乘坐過的電車，知否它已超過100歲？學生們參閱了我寫的電車換季的故事，忽然引起熱烈的討論呢！期望青少年有興趣參與此寫作活動，我深信過程中必有更多發現，並燃起心中對香港的熱愛！



◆徵文參考圖。（李嘉朗繪） 作者供圖



付秀宏

### 「花中西施」：高山杜鵑



百家廊

付秀宏

高山杜鵑既高貴孤傲、心向淨土，又安身立命、堅韌質樸，被譽為「花中西施」，是世界植物學界公認的「高山木本花卉之王」，它與報春花、龍膽花合稱「世界三大高山天然花卉」。高山杜鵑屬木本植物，多為常綠灌木或落葉灌木，也有小喬木，樹高2-10米，無論叢林坡嶺，還是溝谷岩頂，它們或以身姿清雅、幽香傳情而見長，或以婀娜多彩、五色斑斕而稱奇。

位於四川眉山洪雅縣的瓦屋山，盛產高山杜鵑，40多種野生杜鵑花分布面積達60萬畝之多，被英國皇家植物大辭典收入、並以瓦屋山命名的象爾山莊舉目遠眺，眼見一片緋紅色的杜鵑花海，在夕陽映照下閃閃發光。作家周潤道深有感觸地說，粉紅、雪青、潔白的瓦屋山高山杜鵑，如雲如霞，花耀山勢蔓延而去，山到哪裏，花就開到哪裏。幾乎不是人在看花，而是花在瞧人。杜鵑花似光影下的一個個唇印，不分先後彼此，次第排列，組成一隻隻嬌小羞美的小口型，令人愛煞。一片片高大挺拔的雲杉樹，陪伴着它，也呵護着它。據說，瑞典科學家發現的一棵雲杉已達9,500歲，堪稱「世界上最古老的樹木」。

寄生杜鵑花，便生長於這種長壽雲杉軀幹與枝杈結合部的綠色苔蘚之上。遠遠看去，很像是開放在高空的格桑花。那細小的紅花，鮮艷、嬌美、雋秀，好一個「枯藤老樹紅花」！寄生杜鵑花生命傳遞的「紅娘」——居然是飛鳥。杜鵑花籽是鳥兒們的食物，鳥兒吃後飛回樹上的巢，無法消化的花核隨糞便排出，灑落在樹丫的苔蘚上。待到來年春暖花開，那花核便開始生命的萌動，發芽生長，最終開出紅花，讓老朽的雲杉春風得意。

對杜鵑花寄生在雲杉樹上生根發芽的景觀，在瓦屋山幾乎觸目即是，每年杜鵑花期都會呈現「空中花園」的瑰麗篇章。高山杜鵑迎風怒放，各色杜鵑花從山腰到山頂乃至樹丫間次第綻放。遊人登上瓦屋山，彷彿進入杜鵑花的「天然博覽會」，如同徜徉在一片漂浮在雲端上的花海中。穿行在瓦屋山那茂密的原始森林之中，林中杜鵑花一團團、一簇簇，像幽暗的森林中燃起了熊熊火把，是那樣的鮮亮而耀眼。

早在一百多年前，歐洲人就將高山杜鵑花所吸引，他們幾乎是冒着生命危險，不遠萬里來到我國西南山區，後來這些引種的中國高山杜鵑造成了西方園藝界的革命，逐漸形成歐洲園藝引種栽培的方向。直至今日，在歐美許多國家，還把高山杜鵑視為花園中的寵物，無論皇家植物園還是私家花園，都不可或缺地栽植來自中國的高山杜鵑，並留下「沒有杜鵑不成園」的名詞。

「開折二枝持在手，細看似人間有。花中此物是西施，芙蓉芍藥皆嫫母。」在瓦屋山溪流和深潭邊，高山杜鵑沿着水畔開得如火如荼，花影在水中隨風浮動，流光溢彩。很多林中的高山杜鵑，已不是灌木叢，而是高大如喬木，地上落英繽紛的花瓣營造出迷人的意境。這正是瓦屋山高山杜鵑的天然之美所在。漫步在這片雲端花海之上，目之所及盡是一株株迎風怒放的杜鵑花，在縹緲的雲霧中顯得神韻非凡。每年5月，四川巴中南江縣光霧山的高山杜鵑也綻放了，漫山遍野，嬌艷的花朵映紅山林。光霧山杜鵑也以高山野生大杜鵑最為奇特，因海拔較高，生長緩慢，有些杜鵑樹甚至有上千年的歷史。這裏的高山杜鵑樹形奇特，猶如盆景，花開起來很有氣勢。特別是香爐山高山杜鵑盆景堪稱一絕，1,000多株枝繁葉茂的野生大杜鵑令人嘖嘖稱奇。

光霧山杜鵑長於山澗幽壑裏、險峰峻嶺上，不僅因花開時節紫嫣嫣、儀態萬千、美不勝收，更在於這裏的杜鵑花種類繁多。目前發現有30多個杜鵑品種，僅次於四川瓦屋山。這裏既有早春杜鵑，也有腋花杜鵑，其中常綠大喬木、小喬木、常綠灌木和落葉灌木等均有分布，花色也極為豐富，涵蓋了紅、紫、黃、白、粉、藍等多種色調。

湖北神農架東連襄陽，西接重慶，北瞰十堰，南鄰宜昌，因華夏祖先神農氏在此搭架採藥而得名，素有「植物王國」和「天然花海」之譽，也是名副其實的高山杜鵑花之鄉。在神農架，從海拔1,500米到3,000米都有高山杜鵑的神奇足跡。神農架高山杜鵑品種有映山紅、粉白杜鵑、毛肋杜鵑、秀雅杜鵑、粉紅杜鵑、紅單杜鵑、麻花杜鵑等。

因靠近九省通衢的武漢，神農架的高山杜鵑令南來北往的文人墨客稱頌不已，學者唐錫陽讚道：在那無邊無垠的立體風光海洋裏，浮動着一塊塊紅色的彩雲。不，那是心花怒放的高山杜鵑！詩人紀鵬嘆曰：那鮮花滿枝的杜鵑，宛如嬌柔的少女，活潑而又有些靦腆，它是永恒的少女，不朽的詩篇！

東北長白山本是一座死火山，山頂上覆蓋着黑色火山石和白色火山灰，原來長白山海拔400米以上幾乎是「不毛之地」。然而後來，在浮石山灰之上，竟坐地生根、綻開了漫山遍野的高山杜鵑。那一坡坡的杜鵑花啊，若破雪而出，白如縞素，紅似滴血，是神奇的高山杜鵑，把長白山的山頂染成了一片「花海」。

為什麼長白山山頂拒絕喬木、其它灌木等植物，獨留高山杜鵑在這裏生存呢？原來，高山杜鵑能在寸草不生的碎石石灰中生存，並綻放出一道美麗風景，最根本的原因是矮小而自謙。它的植株只有幾厘米，幾乎貼地而生，達到了木本植物的最小極限，它們對養料的需求也幾乎低到了極限。正因為這樣，山上可吹折樹木的強風襲來，也不會波及這些矮小頑強的高山灌木杜鵑。

「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因高山杜鵑深深懂得，自己所處位置愈高，環境愈是險惡，處世態度愈要低調。低調，不僅可以保全自己，使自己絕境逢生，更能因韜光養晦而不斷悄然潛行。矮小的高山杜鵑灌木，爬滿長白山山頂並頑強地活下來，詮釋了「以小博大」的深刻道理。

傾訴之後，他依然無法逃避現實，還要一再被你的話引向現實，以至於他變得更加抑鬱。其實，這些在你看來能夠稱之為解決方案的內容，他早就在自己的境遇裏思考過無數遍，現在的他只是想聊一聊，在情緒上宣洩一下，僅此而已。所以，主體意識過強的人很少有朋友，因為他總是忙着表達自己（比如我）。任何一次傾聽，在他看來，都是一次激發思維的機會，這令傾聽這個看似十分簡單的行爲無法到達。

宗教就是在此時趁虛而入的。福柯曾在他的《主體解釋學》當中回顧過西方傾聽的歷史。他認為，天主教之所以可以招攬到那麼多的信眾，很大一個原因在於它早在3、4世紀就意識到了傾聽的重要性。於是，它用一種非常簡單並且可以複製的方式將無條件的傾聽與接受固定成爲一種儀式，這儀式在隨後成了天主教的7種聖事之一——告解聖事。到了13世紀，在天主教最如日中天的年代，告解聖事更是隨處可見。

在這種制度當中，神父會走進一個小隔間，去聽取信徒的告解。並且，從始至終，神父都不發一言。直到最後，才說一句：「我寬恕你的罪。」於是，神就作為寬恕的神重新與它的信徒成爲一體。在這個至關重要的宗教程序當中，傾聽者以無我的方式接納信徒，它所使用的方法僅僅只是尊重了傾訴者的主體性。所以，交流有時並非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必須要有一個能動的、可以反饋的對象。很多時候，談論者僅僅只是需要一位聽眾，以完成說聽這個互動假象。尤其是那些不可告人之事，最需要無聲的傾聽。所以，告解聖事在天主教又叫做懺悔聖事和好聖事，意即懺悔被接受之後我們又重歸於好。

這樣說起來，天主教聚眾的方法，就在於它看到了信徒作為人無法擺脫的慾望。就像盧梭在《懺悔錄》當中所說：「讓他們聽聽我的懺悔。然後，讓他們每一個人坐在你的寶座前面，同樣真誠地披露自己的心靈，看看有誰敢於對你說：『我比這個人好！』」天主教沒有去考驗人性，他只是沉默着將自己塑造成一個絕對接受者。通過告解聖事，它傾聽、寬恕，卻不宜之於口地接納了那些永遠也無法達到完美狀態的人。於是，它就在那些尋找認同的罪人面前以無聲的方式成了最仁慈的存在。

有一種交談叫做傾聽。這種談話技巧要達到真正的效果，需要讓傾聽者以喪失主體性的方式設身處地站在對方的立場，為對方着想，說對方想聽的話。一旦這樣做了，你就會發現交流效果非常之好。你會因為對方的憤怒而憤怒，會責備對方尚未做到的那個對手。而對方因為你的完全理解，就得到了巨大的安慰。

其實，從你的角度想過去，這次交流並不好。甚至因為你完全拋棄了自我在感知方面的主動性，你的價值感極低。但是傾訴者不這樣看。他會覺得自己得到的情感支持遠遠要大於那個在對方看來十分重要的實際的策略。因為他的傾訴被理解了。這就意味着他在自己的境遇裏有了同路人。

倘若你不按照傾訴者所期待的方式給予這份他所期待的情感式認同，非要用理性的方式去分析利害關係，並給出諸種解決方法。或許你認為這樣對他更好，但其實際效果卻不佳，甚至還會適得其反。對方在聽完你的分析之後非但未能平息怒火，反倒更生氣了。因為他發現，在

傾訴之後，他依然無法逃避現實，還要一再被你的話引向現實，以至於他變得更加抑鬱。其實，這些在你看來能夠稱之為解決方案的內容，他早就在自己的境遇裏思考過無數遍，現在的他只是想聊一聊，在情緒上宣洩一下，僅此而已。所以，主體意識過強的人很少有朋友，因為他總是忙着表達自己（比如我）。任何一次傾聽，在他看來，都是一次激發思維的機會，這令傾聽這個看似十分簡單的行爲無法到達。

宗教就是在此時趁虛而入的。福柯曾在他的《主體解釋學》當中回顧過西方傾聽的歷史。他認為，天主教之所以可以招攬到那麼多的信眾，很大一個原因在於它早在3、4世紀就意識到了傾聽的重要性。於是，它用一種非常簡單並且可以複製的方式將無條件的傾聽與接受固定成爲一種儀式，這儀式在隨後成了天主教的7種聖事之一——告解聖事。到了13世紀，在天主教最如日中天的年代，告解聖事更是隨處可見。

在這種制度當中，神父會走進一個小隔間，去聽取信徒的告解。並且，從始至終，神父都不發一言。直到最後，才說一句：「我寬恕你的罪。」於是，神就作為寬恕的神重新與它的信徒成爲一體。在這個至關重要的宗教程序當中，傾聽者以無我的方式接納信徒，它所使用的方法僅僅只是尊重了傾訴者的主體性。所以，交流有時並非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必須要有一個能動的、可以反饋的對象。很多時候，談論者僅僅只是需要一位聽眾，以完成說聽這個互動假象。尤其是那些不可告人之事，最需要無聲的傾聽。所以，告解聖事在天主教又叫做懺悔聖事和好聖事，意即懺悔被接受之後我們又重歸於好。

這樣說起來，天主教聚眾的方法，就在於它看到了信徒作為人無法擺脫的慾望。就像盧梭在《懺悔錄》當中所說：「讓他們聽聽我的懺悔。然後，讓他們每一個人坐在你的寶座前面，同樣真誠地披露自己的心靈，看看有誰敢於對你說：『我比這個人好！』」天主教沒有去考驗人性，他只是沉默着將自己塑造成一個絕對接受者。通過告解聖事，它傾聽、寬恕，卻不宜之於口地接納了那些永遠也無法達到完美狀態的人。於是，它就在那些尋找認同的罪人面前以無聲的方式成了最仁慈的存在。

傾訴之後，他依然無法逃避現實，還要一再被你的話引向現實，以至於他變得更加抑鬱。其實，這些在你看來能夠稱之為解決方案的內容，他早就在自己的境遇裏思考過無數遍，現在的他只是想聊一聊，在情緒上宣洩一下，僅此而已。所以，主體意識過強的人很少有朋友，因為他總是忙着表達自己（比如我）。任何一次傾聽，在他看來，都是一次激發思維的機會，這令傾聽這個看似十分簡單的行爲無法到達。

宗教就是在此時趁虛而入的。福柯曾在他的《主體解釋學》當中回顧過西方傾聽的歷史。他認為，天主教之所以可以招攬到那麼多的信眾，很大一個原因在於它早在3、4世紀就意識到了傾聽的重要性。於是，它用一種非常簡單並且可以複製的方式將無條件的傾聽與接受固定成爲一種儀式，這儀式在隨後成了天主教的7種聖事之一——告解聖事。到了13世紀，在天主教最如日中天的年代，告解聖事更是隨處可見。

在這種制度當中，神父會走進一個小隔間，去聽取信徒的告解。並且，從始至終，神父都不發一言。直到最後，才說一句：「我寬恕你的罪。」於是，神就作為寬恕的神重新與它的信徒成爲一體。在這個至關重要的宗教程序當中，傾聽者以無我的方式接納信徒，它所使用的方法僅僅只是尊重了傾訴者的主體性。所以，交流有時並非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必須要有一個能動的、可以反饋的對象。很多時候，談論者僅僅只是需要一位聽眾，以完成說聽這個互動假象。尤其是那些不可告人之事，最需要無聲的傾聽。所以，告解聖事在天主教又叫做懺悔聖事和好聖事，意即懺悔被接受之後我們又重歸於好。

這樣說起來，天主教聚眾的方法，就在於它看到了信徒作為人無法擺脫的慾望。就像盧梭在《懺悔錄》當中所說：「讓他們聽聽我的懺悔。然後，讓他們每一個人坐在你的寶座前面，同樣真誠地披露自己的心靈，看看有誰敢於對你說：『我比這個人好！』」天主教沒有去考驗人性，他只是沉默着將自己塑造成一個絕對接受者。通過告解聖事，它傾聽、寬恕，卻不宜之於口地接納了那些永遠也無法達到完美狀態的人。於是，它就在那些尋找認同的罪人面前以無聲的方式成了最仁慈的存在。

傾訴之後，他依然無法逃避現實，還要一再被你的話引向現實，以至於他變得更加抑鬱。其實，這些在你看來能夠稱之為解決方案的內容，他早就在自己的境遇裏思考過無數遍，現在的他只是想聊一聊，在情緒上宣洩一下，僅此而已。所以，主體意識過強的人很少有朋友，因為他總是忙着表達自己（比如我）。任何一次傾聽，在他看來，都是一次激發思維的機會，這令傾聽這個看似十分簡單的行爲無法到達。

宗教就是在此時趁虛而入的。福柯曾在他的《主體解釋學》當中回顧過西方傾聽的歷史。他認為，天主教之所以可以招攬到那麼多的信眾，很大一個原因在於它早在3、4世紀就意識到了傾聽的重要性。於是，它用一種非常簡單並且可以複製的方式將無條件的傾聽與接受固定成爲一種儀式，這儀式在隨後成了天主教的7種聖事之一——告解聖事。到了13世紀，在天主教最如日中天的年代，告解聖事更是隨處可見。

在這種制度當中，神父會走進一個小隔間，去聽取信徒的告解。並且，從始至終，神父都不發一言。直到最後，才說一句：「我寬恕你的罪。」於是，神就作為寬恕的神重新與它的信徒成爲一體。在這個至關重要的宗教程序當中，傾聽者以無我的方式接納信徒，它所使用的方法僅僅只是尊重了傾訴者的主體性。所以，交流有時並非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必須要有一個能動的、可以反饋的對象。很多時候，談論者僅僅只是需要一位聽眾，以完成說聽這個互動假象。尤其是那些不可告人之事，最需要無聲的傾聽。所以，告解聖事在天主教又叫做懺悔聖事和好聖事，意即懺悔被接受之後我們又重歸於好。

這樣說起來，天主教聚眾的方法，就在於它看到了信徒作為人無法擺脫的慾望。就像盧梭在《懺悔錄》當中所說：「讓他們聽聽我的懺悔。然後，讓他們每一個人坐在你的寶座前面，同樣真誠地披露自己的心靈，看看有誰敢於對你說：『我比這個人好！』」天主教沒有去考驗人性，他只是沉默着將自己塑造成一個絕對接受者。通過告解聖事，它傾聽、寬恕，卻不宜之於口地接納了那些永遠也無法達到完美狀態的人。於是，它就在那些尋找認同的罪人面前以無聲的方式成了最仁慈的存在。

傾訴之後，他依然無法逃避現實，還要一再被你的話引向現實，以至於他變得更加抑鬱。其實，這些在你看來能夠稱之為解決方案的內容，他早就在自己的境遇裏思考過無數遍，現在的他只是想聊一聊，在情緒上宣洩一下，僅此而已。所以，主體意識過強的人很少有朋友，因為他總是忙着表達自己（比如我）。任何一次傾聽，在他看來，都是一次激發思維的機會，這令傾聽這個看似十分簡單的行爲無法到達。

宗教就是在此時趁虛而入的。福柯曾在他的《主體解釋學》當中回顧過西方傾聽的歷史。他認為，天主教之所以可以招攬到那麼多的信眾，很大一個原因在於它早在3、4世紀就意識到了傾聽的重要性。於是，它用一種非常簡單並且可以複製的方式將無條件的傾聽與接受固定成爲一種儀式，這儀式在隨後成了天主教的7種聖事之一——告解聖事。到了13世紀，在天主教最如日中天的年代，告解聖事更是隨處可見。

在這種制度當中，神父會走進一個小隔間，去聽取信徒的告解。並且，從始至終，神父都不發一言。直到最後，才說一句：「我寬恕你的罪。」於是，神就作為寬恕的神重新與它的信徒成爲一體。在這個至關重要的宗教程序當中，傾聽者以無我的方式接納信徒，它所使用的方法僅僅只是尊重了傾訴者的主體性。所以，交流有時並非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必須要有一個能動的、可以反饋的對象。很多時候，談論者僅僅只是需要一位聽眾，以完成說聽這個互動假象。尤其是那些不可告人之事，最需要無聲的傾聽。所以，告解聖事在天主教又叫做懺悔聖事和好聖事，意即懺悔被接受之後我們又重歸於好。

這樣說起來，天主教聚眾的方法，就在於它看到了信徒作為人無法擺脫的慾望。就像盧梭在《懺悔錄》當中所說：「讓他們聽聽我的懺悔。然後，讓他們每一個人坐在你的寶座前面，同樣真誠地披露自己的心靈，看看有誰敢於對你說：『我比這個人好！』」天主教沒有去考驗人性，他只是沉默着將自己塑造成一個絕對接受者。通過告解聖事，它傾聽、寬恕，卻不宜之於口地接納了那些永遠也無法達到完美狀態的人。於是，它就在那些尋找認同的罪人面前以無聲的方式成了最仁慈的存在。

傾訴之後，他依然無法逃避現實，還要一再被你的話引向現實，以至於他變得更加抑鬱。其實，這些在你看來能夠稱之為解決方案的內容，他早就在自己的境遇裏思考過無數遍，現在的他只是想聊一聊，在情緒上宣洩一下，僅此而已。所以，主體意識過強的人很少有朋友，因為他總是忙着表達自己（比如我）。任何一次傾聽，在他看來，都是一次激發思維的機會，這令傾聽這個看似十分簡單的行爲無法到達。

宗教就是在此時趁虛而入的。福柯曾在他的《主體解釋學》當中回顧過西方傾聽的歷史。他認為，天主教之所以可以招攬到那麼多的信眾，很大一個原因在於它早在3、4世紀就意識到了傾聽的重要性。於是，它用一種非常簡單並且可以複製的方式將無條件的傾聽與接受固定成爲一種儀式，這儀式在隨後成了天主教的7種聖事之一——告解聖事。到了13世紀，在天主教最如日中天的年代，告解聖事更是隨處可見。

在這種制度當中，神父會走進一個小隔間，去聽取信徒的告解。並且，從始至終，神父都不發一言。直到最後，才說一句：「我寬恕你的罪。」於是，神就作為寬恕的神重新與它的信徒成爲一體。在這個至關重要的宗教程序當中，傾聽者以無我的方式接納信徒，它所使用的方法僅僅只是尊重了傾訴者的主體性。所以，交流有時並非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必須要有一個能動的、可以反饋的對象。很多時候，談論者僅僅只是需要一位聽眾，以完成說聽這個互動假象。尤其是那些不可告人之事，最需要無聲的傾聽。所以，告解聖事在天主教又叫做懺悔聖事和好聖事，意即懺悔被接受之後我們又重歸於好。

這樣說起來，天主教聚眾的方法，就在於它看到了信徒作為人無法擺脫的慾望。就像盧梭在《懺悔錄》當中所說：「讓他們聽聽我的懺悔。然後，讓他們每一個人坐在你的寶座前面，同樣真誠地披露自己的心靈，看看有誰敢於對你說：『我比這個人好！』」天主教沒有去考驗人性，他只是沉默着將自己塑造成一個絕對接受者。通過告解聖事，它傾聽、寬恕，卻不宜之於口地接納了那些永遠也無法達到完美狀態的人。於是，它就在那些尋找認同的罪人面前以無聲的方式成了最仁慈的存在。

傾訴之後，他依然無法逃避現實，還要一再被你的話引向現實，以至於他變得更加抑鬱。其實，這些在你看來能夠稱之為解決方案的內容，他早就在自己的境遇裏思考過無數遍，現在的他只是想聊一聊，在情緒上宣洩一下，僅此而已。所以，主體意識過強的人很少有朋友，因為他總是忙着表達自己（比如我）。任何一次傾聽，